



# 清明千年雨

□马继远

有一场细雨，一下就是千年。

这雨，是从诗人杜牧那里开始飘落的。晚唐时期的某个清明，细雨纷纷，杜牧孤身行走在野外古道上。不知是烟雨蒙蒙的春色令他陶醉，还是旅途寂寥触发了他的愁绪，他忽然想找个路边野店小酌几杯，于是有了流传千古的问答：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杏花村里，杏花依着轻烟细雨，含笑绽放，娇羞地迎接诗人的到来。杜牧让店家沽来几两小酒，端来山韭炒鸡蛋、小葱拌豆腐、豆筋小白菜，品着小酒，对着店外的细雨和杏花，陷入沉思。

这场清明雨，因为和杜牧的相逢而千古流传。细雨从杜牧的诗作里飘出，淋湿了人们的心。人们一提到清明，就感觉湿漉漉的。如今，不管有雨没雨，人们都要吟上一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。

清明，就这样和细雨有了不解之缘。清明前后，人们要祭祖扫墓。这时候，一场纷纷扬扬的细雨，或许刚好可以表达人们对于先人的哀思。

被杜牧这首诗捧红的，除了一场无法考证的清明细雨，还有他喝的那种酒。当时杜牧可能未必知道他喝的是啥酒，他的诗问世后，便有

酿酒、卖酒的人从中发现了商机，便有了“杏花村”这个酒名——多好的名字啊！

清明原本不那么“潮湿”，是被杜牧的这首诗浇湿了，但好歹清明也成为二十四节气中为人熟知、具有文化内涵的节气。不被人们遗忘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

依稀记得杏花村酒的包装上，有杜牧及其诗作的影子。可为什么每逢清明时节，我们只能看见清明雨，却喝不上这种酒呢？有雨无酒，有些遗憾。即便在清明飘雨时节，我们能喝上杏花村酒，但杜牧在郊外野店小酌的雅趣，我们有吗？

## 清明上坟路

□刘焘义

我的老家在新刘庄，新刘庄靠近公路，交通便利，许多村民因此发家致富。我从小便在新刘庄长大，但老刘庄对我来说是绕不过的。

每到过年时，父亲总要带我和弟弟去一趟老刘庄。父亲拉着架子车，架子车上坐着我和弟弟，我们带着给亲戚们带的礼物。我最怕的是清明时去老刘庄上坟。父亲不肯拉架子车，他走在前面，我和弟弟在后面跟着，要走30多公里的土路，走得我腿疼脚疼，让我恐惧万分。

那时，我不理解父亲的不近人情。不就是上坟嘛！给每座坟头铲铲草，培培土，然后戴上两个圆锥形的坟帽，再插上柳枝，不就完事儿了，用得着让我和弟弟受这苦吗？

不过，这种怨气很快就被身边的景物转移了。坟地里的荒草丛，经常扑棱棱飞出野鸡。在其出没的地方寻找，经常能寻得一窝野鸡蛋，或者是一群小野鸡，我和弟弟玩得不亦乐乎。等快走的时候，父亲会嘱咐我们把鸡蛋或者小鸡放进鸡窝，说野鸡是祖先们养的，要是被我们拿走，祖先们就吃不成鸡蛋了。我和弟弟听话地放下，跟着他离开。上完坟，要是天还早，父亲便会让我们自己玩耍，而他，就半靠在祖父的坟上，双手抱住头，目光停留在远方的白云间，一动不动，眼神是那样深沉而寂寞。他想些什么呢？那时，我总好奇地想，却从来没有问出口。

后来，当我知道了祖辈的一些情况后，开始读懂父亲，读懂他靠在祖父坟上的慰藉以及那种苍凉和孤寂。

以后的日子，我们大了，家里的条件也渐渐好起来，我和弟弟都买了车。可上坟的时候，父亲仍不允许我们开车去，仍旧领着我们在30多公里的上坟路上慢慢前行。父亲是让我们重温过去，我和弟弟也懂父亲的心，所以都没有怨言，跟着已经驼背的父亲，默默地行走在故乡广袤的平原上，行走在老刘庄和新刘庄之间。

## 清明忆亲人

□金辉

“又是一年三月三，风筝飞满天。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，走回到童年……”上小学三年级时，我学会了这首歌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对风筝已不陌生，因为我那巧手的爷爷给我扎过各式各样的风筝。

北方放风筝的最好时节，是在清明前后。每到此时，爷爷就会按照我们的要求，扎出形状各异的风筝哄我们开心。爱吃的弟弟要西瓜形的，爱玩儿的堂妹要蝴蝶形的，爱看小人书的我想要一个带有孙悟空形象的……

其实，看爷爷扎风筝的过程，已经很有意思了。爷爷把买回来的竹子劈成匀称的窄条，然后按照所需尺寸进行切割，最后经过打磨和捆扎，一个风筝的基本骨架就成了。

接下来要给风筝蒙面，爷爷一般选用韧性好的牛皮纸或者防水绸，把边缘糊结实，中间要尽量保持平整，以便让风筝飞得更高。

最后一个步骤是画图案。这可难不倒颇有些美术功底的爷爷，不到两天时间，弟弟的绿西瓜风筝、堂妹的花蝴蝶风筝、我的穿着虎皮裙的孙悟空风筝就新鲜出炉了。

我们跟着爷爷去大桥边放风筝，他不失时机地教我们背诵和风筝有关的古诗，讲关于风筝的典故。

后来，我们就像一只只风筝，带着自己的梦想纷纷飞出了家门，但那根思念的线始终在爷爷手里攥着。无论我们走多远、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跟爷爷打电话聊一聊，这个坦荡豁达的老人准会为我们化解烦恼、点燃希望。

去年6月的一个早晨，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说87岁的爷爷在睡梦中永远地去了。我顷刻泪流满面。这个世界上最宠我、会给我扎风筝的人永远地去了。

今年清明，我一定要赶回去扫墓。我要给爷爷扎一个风筝，请天堂里的他评判一下我这个“徒弟”的手艺如何，顺便告诉他：你最疼爱的小孙女，非常非常想你！

## 清明游子心

□一泓

每到清明节，天南地北的游子都要赶回家乡，在祖坟前烧两把纸钱，磕三个头，祭奠老祖先。无论有雨无雨，清明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一个湿漉漉的日子，是一个缅怀先人、感念亲恩的特殊日子。

清明似乎更属于乡村、属于农民。自从我远离乡村、告别童年，开始在城市里生活后，我就失去了发现小草从土地里探出头、二月兰开出蓝色小花的那种惊喜。那时的体验是满心的欢喜和自豪，似乎我是第一个发现春天到来的人。

生活在城市里，对于自然、对于传统、对于季节的变换，我已越来越迟钝了，只在偶尔翻开唐诗宋词时，才会穿过城市的灯红酒绿，望一眼乡野的土墙茅舍，吟一回乡村惦念的清明，叹一番农民期盼的清明雨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那首勾勒出细雨、牧童、杏花、酒家的美丽古诗，使我陷入了小镇清明的童年回忆中。在遥远的家乡，乡间小路上走着三三两两提篮上坟的人，那些异地漂泊的游子也会陆续赶回来，拎着丰盛的供品和锡箔纸钱，到祖坟上祭奠。父亲每次上坟总会拉着我去，无比虔诚地敬上三杯薄酒，烧两把纸钱，再看着我磕三个响头，才细心地拔去坟上的野草，展开笑颜带我回家吃清明饼……

爷爷奶奶早已在那一方矮矮的坟墓中化成一抔黄土。客居他乡的岁月，每年清明，我只有面对遥远的故乡，默默地送去一分心祭，怅惘许久。家中的母亲，想必又要蹒跚着脚步，到坟前培一锹新土，化两捆纸钱，消磨掉一个黄昏。

春天原本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可是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，为什么要安排一个让人流泪、怀念的节日呢？应该含有劝告人们珍惜生命、把握时光的意思吧！

不管怎样，人活着就是一种幸福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踏青、赏花，到郊外呼吸清新的空气，再带上孩子放放风筝，也不忘给亲人打个电话：注意身体啊，多买点好吃的，别舍不得。

